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职方典

一

(四)



中國學術類編

古今圖書集成

鼎文書局印行

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目錄四十卷〔清〕陳夢雷編

方輿彙編職方典二百二十三部一千五百四十四卷

職方典一

各部部名上所冠數字係在本典之原部次
各部部名下所附數字係在本典統編頁次之起頁

- | | | | |
|----|----------|----|------------|
| 一 | 職方總部一 | | |
| 二 | 京畿總部二六 | | |
| 三 | 順天府部八八 | 四 | 永平府部五三一 |
| 六 | 河間府部八三一 | 七 | 眞定府部九一六 |
| 九 | 廣平府部二七四 | 一〇 | 大名府部二七八 |
| 一二 | 盛京總部一五三七 | | |
| 一三 | 奉天府部一五六九 | 一四 | 錦州府部一六二三 |
| | | 一五 | 烏喇寧古塔部一六六三 |
| | | 五 | 保定府部六五五 |
| | | 八 | 順德府部一〇六七 |
| | | 一一 | 宣化府部一四二一 |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一百三十一卷目錄

廣平府部藝文二

慕德祠記

更稅記

創建永年縣城隍廟碑記

臨洛驛馬政記

關王廟記

勸建北黃梁夢記

廣平唐人詩集序

與張邯鄲

廣平府部藝文三

邯鄲才人嫁為斯養婦

邯鄲歌

趙瑟曲

邯鄲才人嫁為斯養婦

贈清漳明府姪奉

邯鄲南亭歌

邯鄲客舍歌

邯鄲主人

汎清河

邯鄲少年行

過邯鄲

除夜宿洛州

春過趙城

夜入蘭子古城

泊北石浦

明趙廷瑞

宋范

朱祖乙

申佳引

馮時化

和羹

王家瑞

康海

齊謝朓

梁武帝

沈約

唐李白

前人

前人

岑參

王建

高適

鄒錫

胡曾

白居易

劉言史

前人

前人

前人

送蘇之美任難澤令

和蘇之美難澤官舍詩七首

將次洛州慈岸上

次友秋日雨後韻

過臨洛驛大雨雪寒甚

書南濱申公南園因題

邯鄲道

送潘令之邯鄲四首

北河道中

末年公館夜宿

送王淑父理廣平懷馬長平

寄成安二蔡兄弟

憶秦娥

宋司馬光

前人

王安石

金王禕

元陳孚

明文徵明

何景明

李樂龍

金鑾

唐順之

湯顯祖

前人

曾純甫

職方典第一百三十一卷

廣平府部藝文二

慕德祠記

明趙廷瑞

清河斥鹵注下民恆苦水患極艱東南所集鄉曰蓮花池者國初有沮洳田七百餘頃令民開墾蠲其稅後德藩以為祭田請之田遂入德藩歲徵銀一千七百兩民始告病正德初逆豎擅權奸人乘機投獻咸囑慶陽伯復儒因請為莊田路逆境差中使來按括地二千二百餘頃嚴刑迫民家課十倍於昔民至焉

產易于不能輸愁苦無聊逃亡相屬而豪勢僕隸多市井罔賴橫行鄉邑有司相顧恇靡莫敢誰何民罹其毒屢叩關陳訴不報正德八年洞溪錢公時為侍御按歷茲土則積水奉贖知其情力為陳請命廣平知府華君查理始得減課如德府之數徵銀五釐二毫五絲然奉土之民財力俱用加之水患相仍相視待斃又羣往申訴於朝恭際皇上御極洗滌弊政勅科道部屬才望德器為朝寧所推者往勸於赴少師桂洲夏公奉命行焉同事則雙岩樊公以御史行張君以戶部主事行比至夏公矢心殉國得其好狀具疏清河被害之實乞以地歸諸小民止輪常賦天予可之詔奪以還民俾世世之供毋受貴戚斂手屏息而蒸民始知有生之樂矣邑人懼無以國報遂相率立祠肖公而組豆之祠堂五楹中設五龕中為少師夏公像錢公樊公翼其後太守華君張君侍其左後殿五楹前後東西各有廡廡各三楹碑亭二座大門儀門各三楹前立緯機後闢圍牆繞以崇垣旋以文石扁曰崇功慕德生祠擇主者守祝翁倫祠祀惟慎置田五十三畝為主祠者衣食之供凡所以俾於祠者靡不周盡歲乙巳蜀唐君來守廣平乃鑄石以紀之少師名言字桂洲江西貴溪人錢公名如京桐溪人樊公名繼祖鄆城人華君名津無錫人張君名希尹臨清人唐君名耀富順籍南昌人

宋范

更稅記

與稽周制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其曰長曰主曰史總曰官兩有九名官處二焉秦置郡邑沿於今不廢今之守若僚若令即古之長之主之吏天子所畀得民

者也蓋民之於國恭重矣財用於是焉出休戚於是焉依亦惟是仁明廉信之長以慰撫元元昭康又於社稷語曰不出戶知天下遐邇同轡也今天下杆軸空矣而輻輳尤甚未邑地沙瘠居三之一無家族富室大抵民戶高下相差埒而重犯法處入賦不嚴督而辦邑役近習條鞭法通邑每歲徵銀錢四萬民納而復傾於官官貯而復給於民入盈出縮利市三倍而令民解輸耗費取諸閭閻一地而公私兩稅病在下一稅而出納兩半庸在上法在參伍弊乃無極督之焚如斂之丘如魚之壑如吏胥虐乾沒無制夫上則不廉而課下是辜權也其必衝命分爲錄泰積爲鈞石民其堪給乎此供朋費更實貸以益其贏營室破業備員流庸轉徙罕斃者未易等假賦斂苛民此與博掩何異流俗實行自運縮餉莫之革我司理胡公東漸灼知其弊會令入觀邑職宰公代庖爲理得竟成其事但然曰牧人者類應廉其官而故紙尺一民賦公之弗給而復厭吾私第決所欲得慰撫元元復如也則將焉用吏遂出諭應稅銀若干如其額不增奇羨其收也里有長有戶第自爲城兌付民主收者其人也民主收者一自爲城兌付吏主庫者二主者謹簿審時監守而已不得與以私每若限正項併儲奇若干貯之庫而官亦不與以私其解輸也而用吏主庫者公計徵銀五千而徵羨八十有奇解輸之費每千金可當六七金是羨饒倍於費即令遠在數百里外官別委員役可辦奈何令主收者民解輸日就蠲受賄益不給而苛政爲於是閭閻騷屑休願解輸勒石以志不忘公道而笑曰嘻蠶澤結

民言之東漸雖利今不如利後吾不遺形迹務綱舉永爲而民社思地也第文之吾將白之上官諸大人行之自獨執與衆予貽之自卑孰與尊貴法令而固且久庶有辭於而民也無反則退惟夫蜀越之謂我即具申撫按監司守者善其議俾永遵爲式范竊念額州開封賴表簡明銷鑪聞至今公異日者晉崇階勳庸命代遼川託以不朽而空谷府生復從二三士民後則名於石未幸不劇哉

創建永年縣城隍廟碑記 宋祖乙

丙子夏余自唐調水初入境詢縣志應者曰附載府志余異之次拜文廟詢名宦應者曰缺名宦余又異之晨謁府城隍廟而縣城隍神主卑處東隅無特設余更異之何水之多缺典歟時默然曰名宦猶諸諸學堂誌書必博採鄉獻創建廟宇糾工徵材足誠在我記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也縣有堂有室可使一邑靈神無半畝之棲荷簡從事奉職茲土正能晏然即銳然思舉無何以邊警事迫余三日新婦未免肝襟俱見絳城不已繼之潘溪建德查不已繼之脩敵樓築牛馬橋不已繼之練鄉勇製火砲神鎗日夜拮据即時與鄉老商確者止登碑計無他及也幸神明呵護城得保全無患越明年二月解嚴驚魂始定亟議與舉而二三鄉老進而教曰神所憑依將民民矣未之民害不一其者驛馬倭馬走運馬津運管支大之數者皆營派富戶富民有幾累及中戶中戶不給帑及下戶板中再板一事出而合邑騷諸先致力於民神未必不許聞之余且愧遠力商之郡尊程公津解克委糧荷管支輸役壯是走運馬生諸探馬探

馬一役所食者走運工料食其食役其役義無所辭郡尊許焉至於驛倭非所專擅也驛局工料每匹加召募應當倭馬每匹應加價三十兩快役倭解申詳兩臺兩臺允所請具題爲例一時民曰去其太甚余不敢曰令德神明庶幾以治民者事神敬猶未也宋民淳樸亦好橫訟聽斷之下舉爭原被立竭家資余慨然曰非民好訟上教之也今欲盡其陋自失以廉弱者論以理悍者正以法使之咸得其平余初蒞永日理數十牘無暇刻餘年而日理一二牘至開日理一牘成實春若與民俱安無事之天矣因以名宦祠商諸廣文汪公光緒自唐裴瑛之以下得七人焉孝廉李子潛盧子慎引盧子贊元貢士胡子鳳閣分較誌書城隍廟卜基縣學西擇日興工老人陳大章等籌畫計日工可竣也不意入秋而邊警又告矣浸冬闖入內地薄廣武城二十日余同郡尊督諸城隍廟期其城爲存亡城頭露宿五十日賴大砲有靈事之退始憺丙子之日夜倚窗驚爲今日用也敵退去而土匪聚與賊散而援兵經過所在搶殺及漸大蕩平時仲夏矣乃復理前功秋多之交工乃告竣前後殿各一東西廟各一戟門一儀門一廟貌蔚然落成之日適孝廉諸公以誌進而名宦祠設焉夫三百年來之缺典今日經始余承乏斯役數年始成夫創之不易也若斯夫

臨洛驛馬政記 申佳引

我朝自定鼎燕都遷苑通官西南絡繹盡取道於臨洛矣設驛站派末年馬十八匹成安一匹一分肥鄉二匹二分曲周八匹五分廣平三匹六分魏澤一匹

咸縣七分清河七分開州十四匹三分合計五十五匹
各有差額定各處里甲輸流餉者民苦難支矣
萬曆初年郡守蔣公獨加於念變通酌議每匹工料
額銀一百四十兩著前派定州縣各按匹數編入條
鞭照數均徵募里民詣縣奉判馬性者支領應役從
前合派里甲之害導旨約於是縣有供應處無奔
馳積年餉費之苦一朝頓息真不易之良法也無奈
別書旁午當事者迫於度支告匱遂議節省勘合馬
牌每匹裁銀三十四兩扣磨解部以濟燃眉酌工料
之有餘補經費之不足不過為一時權宜計豈知郵
符之裁華僅十分之一工料之裁減幾十分之三較
之常數已不相數家以時方多事差役倍增年設不
登豆何騰貴顧欲以裁去之銀兩辦極貴之草料應
極煩之差徭寧可得乎迨夫募夫多通驛站幾倒乃
議合報輪應照舊磨以前之風弊復任其恣情扳累
橫索包賠剝削閭閻之膏脂填難厭之給堅究使民生
日蹙聲言逾滋吁亦無策甚矣光山程公世昌來守
茲郡洞悉斯害急同邑侯宋公祖乙開會設部各屬
力請通院會稿代題部覆確議時議臨洛驛雖設
自永實非永私驛也天下咽喉永實當其地耳當日
裁則低賤今日復則俱復則夫加增工料不得謂永
急而各縣可緩愛計馬匹每年置加錢六萬八千六
百四十文分派各屬各照馬數按地均攤即原額編
派係外府所屬不便催督者仍分各縣代徵以足前
數照舊召募應付往來務令種地者出錢應募者出
力食報之衆散而歸農如永年額馬十八匹共加錢
一百二十三萬二千五百二十文代他府加錢二十

四萬一千三十二文共加錢一百四十七萬七千五
百五十二文按地開裁地九千七百六十二頃八畝
零除優免二千六百七十七頃六十二畝零餘行差
省莊兩項共七千九百六十八畝零通行加派應前
馬數每畝徵銀二文八釐五毫零他縣徵銀額是
至徵發之規貯收之所官雖不居其封儲仍若嚴司
其完備俟徵完日與原工料銀一百零六兩併依期
給領不使吏胥有帶借侵蝕等弊兩公之所以媲美
將公者不既宏且遠哉然兩公事不欲以驛還驛以
民還民兩相安於無事惟是扣費不可返諸司農矣
舊額不能充夫工料矣遂起却顧計無復之姑為是
議以救目前之急耳不然二文零八釐之派豈遽加
諸民哉後之裁我治者守兩公之成法亮兩公之苦
心當兵戈既息財用少充速為變通使扣裁歸諸驛
加派諸民驛民兩不相累善矣尤當清察弊費嚴
絕濫支勿藉言食派為往個驛而復食亦勿藉言加
派為救時從而又派庶幾差永脫薄斂易完民之受
利於今者可無虞於後矣余於茲不能無深望云

關王廟記 馮時化

關王之薨去今千有餘載而其義勇秉天地精忠貫
日月則有不可泯沒者其陰靈發見昭著如木在地
中無處無之觀之解池斬妖消陽存像及嚴宵降神
李公受書諸所顯應不可枚舉至於邇來廣平之水
勢倖懷復浸漫然將魚龍城中矣賴王指顧其間得
以保全數萬之命此尤昭然於今之耳目者故王之
廟享遍天下而天下無遠近無貴賤無男女老幼無
不崇奉至儉夫健兒不畏官府而畏王祖臣賊子不

畏朝廷而畏王祖之則毛髮盡竄對之則惡念盡銷
嗚呼此豈可以慢易言哉柏鄉之施壯村村無王專
祠有之獨以浮屠故事附之空門里人以爲未也乃
於是馬雷獻地一區而數年之間衆力畢舉到大吉
等卒用有成今觀其像深如侍僕如堂森如如井如
儀物燦如即不幸有木旱災異冤抑疾苦將有所寄
以致時時果感舉也然不可無記而里人願以屬子
予曰夫化小子烏足以知王但王義重者也諸君將
爲義則可以祀王矣夫王之義照耀汗青無庸化言
而其大者如義同生兄弟義場連日扶漢辭爵封金掛
印却婚東吳其所謂烈丈夫奇男子者皆讀其辭而
奮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之下背照萬
方心在人之內以表其誠其光明正大之氣至今猶
可想見雖以曹之陰險至文舉德祖每不相容而於
王則從容祖追三番遣使不敢誰何亦以人義所在
有以服其心而奪其氣也乃吳臨川氏稱四賢君臣
義重獨無王焉夫以王之欲誅曹於魏也即于房博
浪之謀而臣漢不臣曹也即晉淵明處士之意至於
悼漢室之將傾晉師義樊則屬原襄宗國之心幸以
見危授命不論其節正諸葛死而後已之志也王於
四賢何遜志焉而臨川顧可通之耶蓋世之論王者
但知王勇冠三軍爲古名將而不知王治春秋深於
聖賢之學事昭烈尊周之法也討曹賊復讐之舉也
義莫重焉義以生勇所謂義義以生浩然之氣者獨
名將云乎哉此固千古之未發者不啻不辨之以
明義也諸君將爲義則可以祀王矣里人唯唯化乃
齋沐而書之石是爲嘉靖丙寅五月十三日王會辰

也

創建北黃梁夢記

和楚

人生一大夢也夢固夢即醒亦夢過去夢境亦夢無論樵夫牧豎與草木同腐為夢中人即帝王卿相流鴻樹峻亦夢中事也沒滾馬頭塵如夢騎隙影誰為先覺不入長夜大夢中惟至人夢中得覺覺不復夢如洞賓之黃梁夢一炊而終身竟乃雲房真人點化處也洞賓覺來即悟此身為夢中身世境為夢中境遂度飯大道北面雲房以飛昇於蓬萊園苑間後洞賓度處生亦復如是所謂夢中得覺覺不復夢也則黃梁一夢真可喚醒夢中人之賢者遂於邯鄲道上建黃梁夢遺蹟以悟南北往來者邑義民劉縣等謂人之足跡有到不到黃梁仙境不妨多設何必拘拘於邯鄲道上因於驛亭之西創建三楹塑雲房洞賓像名之曰北黃梁夢雖無雲霧縹緲瑤草瑤花之助而潔素清幽二仙儼然在上真城市山林也足令瞻拜者凡心頓除形骨欲脫雖然見像覺能離像不夢乎其所以離像入夢使塵俗累復汨汨吾和者將無謂羽人長往烟駕不遽歟不知天地實一大丹爐但不役役名利昏昏應感即此清心寧骨便是徹胡麻噉石髓况洞賓度人為願長住於世哉嗟嗟人即至愚未有不知食生怖死者百歲光陰一瞬息耳苟知食生怖死風斜雨急處處應立得脚定花濃柳靄處處得眼高路危險處處應回頭早奈何不究心參同契以希久視長生而日於石火光中爭長競短過牛角上較難離雄為也吾人身外求身身人於長夜大夢中

廣平唐人詩集序

王家瑞

夫有唐一代以詩取士其間赫然者稱如王楊盧駱李杜元白諸人傳誦至今彰彰於世矣當斯家習其學人挾其技不啻其衆迄今自紀事英華外所傳蓋亦鮮焉即此數百人中尚有識其名而昧其籍得其所名籍而遺其行事名籍行事俱在而著作寥寥多所散逸者外是之派派絕間又不知幾千萬矣追思遐曠真可長嘆或緣累業相傳不得孝子百世之後誰作忠臣况經五季之亂南渡之亂中原十族家世板蕩且不可紀何有於典籍哉而見章句詩歌乎嘗欲廣搜博採作唐詩人通考踰踰歲月尚未如志於是即吾郡廣平唐詩之可拾者蓋九人為其篇章僧為傳遺輯錄以傳夫高僧尉僧三寶之集劉刺史預九老之會一時盛事千載美談一二吟咏不可遺也司空文明張承古張象文百家詩中俱有其集然佚亡過多散見於出於是收總集之其未盡者尚有俟也張子初原集不存止得其一賦三詩最為可惜劉震強詩云舊業荒蕪苑東舊郡郡人無疑漢木石劉子才或者即其後半而皮裝其為作墓碑謂不知何許人似未詳考矣舊集十卷今亦不傳僅就所得索若干首不啻十之二也此亦就今之廣平九邑之屬而紀之若武城崔氏南和宋氏舊屬郡境而今皆別隸亦姑置之不以附會從時制也又九集括以總目而各不相聯俟後有得當續編入夫廣平在燕南魏北正當道都古今以來照耀宇內豈無道德動庸足以名世而區區取此詩學以為重乎又漢晉以前宋元以後豈無制作文章足以美傳而區區取

方輿彙編職方典第一百三十一卷廣平府部

此唐人以藉光乎蓋其術通統於史而而咏歌莫盛於李唐職此故也夫抵英物難以消沉精光不可磨滅諸篇什之明然景丰標之雄如爰加集次用付梓人聊以志吾郡文獻之一端云爾

與張郡鄆

康海

於公雖影素交然公為鄉里豪傑之士居官之聲勳燭遠通此吾所甚慕也東方盜賊薄公城邑凡幾矣公能悍然無懼以作其民郡鄆數得無恙其係豈細小哉願公益加嚴慎肅練士民倡率素保攻城約以死守城危將以死戰彼雖號有數萬然中多婦人孺張精兵要千人耳既擁衆抗軍不能前當奇民而所過殘滅并日釜傾罔有子遺必無恆飽之理此應敗之道也昔吾羅於邯鄲也過邯鄲見其人率勇敢有氣吾恨不能承尉以作其武幸聞公大抵甚慰矣况又有近功邯鄲諺曰莫戰其步當抵其踵夫民既以規彼之所為矣今戰亦死不戰亦死甚曉然也然不戰固死使力戰安知其不生邪此可以語邯鄲之民使之自固其志矣愛公甚深見公邑人來不辭惘然敢告以此今之名將未有類公者也春和惟為民自重萬萬

古今圖書集成

廣平府部藝文三

邯鄲才人嫁為新婦

齊謝眺

生平宮闈裏出入侍丹墀開筵方羅設鏡鏡比蛾眉
初別意未解去久日生悲願願不自識嬌羞餘故姿
夢中忽彷彿猶言承燕私

邯鄲歌

梁武帝

同顧瀟陵上北指邯鄲道短友妾不傷南山為君老

趙瑟曲

沈約

邯鄲奇弄出文梓素絃急調切流徽元鶴徘徊白雲
起白雲起鸞鼓香離復合曲未央

邯鄲才人嫁為新婦

唐李白

妾本蓬臺女揚眉入丹闥自倚顏如花寧知有別歌
一辭玉階下去若朝雲沒每憶邯鄲城深宮夢秋月
君王不可見惆悵至明發

贈清漳明府姪奉

前人

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天開青雲暮日為蒼生憂
小邑且割雞大刀行烹牛雷聲動四境惠與清漳流
絃歌味唐堯脫落塵囂心自得天真風俗猶太古
牛羊散野陌夜寢不扃戶問此何以然賢人宰吾土
舉邑樹桃李垂陰亦流分河隄繞綠水桑柘連青雲
趙女不治容提攜畫成羣綠絲鳴機杆百里聲相聞
訟息鳥下階高臥披道快蒲鞭掛簪枝示恥無機扶
琴清月當戶人寂風入室長嘯無一言陶然上皇逸
白玉壺冰水壺中見底清清光洞毫毫皎潔照草情
越北美嘉政燕南播高名過客覽行謠因之誦德聲
邯鄲南亭歌
前人
歌妓燕趙兒魏殊弄鳴絲粉色麗白彩舞袖拂花枝

把酒顧美人請歌邯鄲詞清寧何綠繞度曲綠雲垂
平原君安在蚶蚌生古池坐客三千人於今知有誰
我輩不作樂但為後代悲

邯鄲客舍歌

岑參

客從長安來馳馬邯鄲道傷心盡臺下一旦生蔓草
客舍門臨漳水邊垂楊下繫釣魚船邯鄲女兒夜沽
酒對客挑燈誇數錢酩酊時月正午一曲長歌墮
上眠

邯鄲主人

王建

遠客無主人夜投邯鄲市飛城繞殘燭半夜人醉起
墮邊酒家女還我相結被合成雙風花短轉不相離
縱令顏色改勿道合歡異一念始為難萬金誰足貴
門前長安道去者如流水晨風羣鳥翔徘徊別離此
況清河

高適

清川在城下沿汎多所宜同濟懷數公瓊物欣良時
飄飄波上興燕婉舟中詞昔陟乃平原今來忽遶濟
東流達滄海西流延漳池雲樹共晦明并邑相遙遙
稍隨歸月帆若與沙鷗期漁父更爾我前潭水未滋

邯鄲少年行

鄭備

寶鞭金口驅豹騎紫裘家住叢臺下門前漳水流
喚人呈楚舞借客試吳鉤見說秦兵至甘心赴國雠
過邯鄲
曉入邯鄲十里春東風吹下玉樓塵青蛾莫怪頻含
笑記得當年失步人

除夜宿涪州

白居易

家寄西閩住身為河北遊蕭條歲除夜旅泊在涪州
春過趙城

劉言史

下馬邯鄲陌頭歌寂寥崩墜臨車轍古柏重生枝亦
乾餘燼見風幽燼滅白蒿微發紫權新行人感此復
悲春

夜入簡子古城

前人

遠火焚焚聚英兒綠焰欲燒還復起夜深風雪古城
空行客衣巾汗如水

泊花石浦

前人

舊業叢臺廢苑東幾年為樓復為蓬杜鵑啼斷回家
夢半在邯鄲驛樹中

送聶之美人離澤令

宋司馬光

趙魏高氣俠到今風俗然惟埋史難禁斷世稱賢
明府宜更罷罷民庶息肩無如蘭綬者慈敏縱敲鞭
和聶之美人離澤官舍詩七首
前人

明府學既優所聞今得施四境已澄清還以書自怡
西轡發黃卷治原俱在茲

百里有民社古為子男國苟有愛物心穉老皆蒙德

為身不為人誰哉陶彭澤

孤樓雖不高足以瞰四遠俯仰歸田夫桑陰飯

勅吏有追督勿令農事晚

紫雲夕風道漢漢朝露莫嗔嗔畏寒枝宿螢依敗葉

眇然秋興長坐與江湖接

驛道苦車馬田廬悲斧斤誰哉官舍前老朽充天真

所願明府心庇樹如庇人

村路烟欲暝行人殊未稀借問往來者營營皆有為

乃知市朝客趨務良可悲

高齋對秋山平望殊不遠雖道獨往心蒼蒼長在眼

可嘆都邑遊終日紅塵滿

將太洛州恩源上

王安石

漠漠春風草茸茸綠未齊平田鴉散啄深樹馬迎嘶
地入河流曲天隨日去低高城已在眼聊復解輕齋

大友秋日雨後韻

金王禪

洛州秋雨後幽勝可供閒白首留他縣歸心遠故山
野泉來竹底危磴入雲間尚記登高會重岩細菊斑

過臨洛驛大雨雪寒甚

元陳孚

彌節發襄陽飲馬清洛水山岳忽陰沉急雪白班班
北風利如刀剪剪射雙耳飢鳥時一鳴僕夫寒慙指

平生三閭茅豈不願田里天子命有行去去何敢已
道傍有旗亭溫烟亂汀葦尚想布金人晏眠猶未起

舊南濱申公南園因題

明文徵明

滎陽南下碧游湯雞犬桑麻自一鄉見說臨流開別
墅旋栽嘉木蔭茆堂石梁花外通幽迳春水澗恨著

釣航最是高情忘不得時時烟雨夢淪淪

鄆鄉道

何景明

鄆鄉道上車馬多行人夜火渡漳河鄆鄉女兒年十
五能彈琵琶善歌舞青燈朱戶夜當爐爐頭酒熟喚

客沽玉壺有絲為君繫不妨醉向鄆鄉道君不見鄆
鄉市昔日繁華安可擬鳴鸞佩玉青雲門闥難走馬

紅塵裏平原門前客如雲千載凄凉竟何是黃金白
壁成飛灰歌樓舞榭空流水傷心萬事俱可嘆草長

春盡白日斜廢苑當時在何處舊宮今日作誰家古
來富貴俱寂寞有酒樽前胡不樂

送潘令之鄆鄉四首

李卓龍

春滿鄆鄉十萬家若為潘令闌繁華試看如玉畫臺
女豈讓河陽縣裏花

為政風流不下堂漳河春色動官牘遙知茂宰鳴琴
曲彈作羅敷陌上桑

趙家和璧舊知名千載秦人說蘭生葛道君才非百
里須將高價抵連城

鄆鄉出宰氣何雄行日微書奉漢官製錦但令成五
色如花豈羨鮑家駟

北河道中

金鑾

叢臺北向通燕谷曲渚西流繞劍門歸鳥亂啼原上
樹夕陽多照水邊村因悲俗史趙三輔曾有新詩寄

陸渾威歲別來春又暮幾回芳草怨王孫

樓遲異域南冠客嗟嘆長風北雁聲靜院無朋休對
酒高樓有女獨鳴箏

樹清古往今來成恨望最望孤月向人明

送王叔父理廣平懷馬長平

湯顯祖

輕輿少室賤雲陰見說衙齋好讀書物論幾年推蓋
藉官情今日喜蕭疎人行溪野結聲外雁繞漳河木

葉初早晚鄆鄉駐節馬卿原愛蘭相如

寄成安二蔡兄弟

前人

當年把臂極交歡中路轉風散羽翰書札無時來馬
塞相思有夢在鄆鄉新豐俠氣傳三子海內詩名及

二難南北相期各努力母令阮謝自登壇

懷秦城

會純甫

風蕭瑟鄆鄉古道傷行客傷行客繁華一瞬不堪思
憶 登臺歌舞舞無消息金尊玉管空陳迹空陳迹連
天草樹暮雲凝碧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典彙編職方典

第一百三十二卷目錄

廣平府部紀事

廣平府部紀事

廣平府部外編

職方典第一百三十二卷

廣平府部紀事

通鑑周莊王十一年魯莊公八年齊侯田於貝丘

定王十三年魯宣公十五年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

赤狄於曲梁

宣王二年魯襄公三年車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

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於雞澤晉悼公三年晉

侯弟楊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敬王六年魯昭公二十八年公如晉大於乾侯

敬王二十三年晉定公十五年趙鞅使邯鄲欲殺大

夫牟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觀攻之趙禮涉賓以邯鄲

反晉君使韓宣惠國邯鄲

敬王二十六年晉定公十八年中行文子奔邯鄲

敬王二十九年晉定公二十一年趙鞅拔邯鄲竟有

之

廣平府志邯鄲人正旦獻鳩於趙簡子簡子厚賞其

人而放之客曰正旦放鳩示厚惠也得貴人說捕之

不如勿賞簡子曰善

威烈王十六年晉烈公十年齊田汾及邯鄲韓舉戰

於平邑陽成獲車

顯王三年趙敬侯二十一年魏國邯鄲明年拔之

顯王六年趙敬侯二十四年魏歸邯鄲與盟於漳水

上

顯王二十年趙肅侯元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

之

戰國策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

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天下之行義皆願

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

任事是以外賓客過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

陽君相館舍大王乃今晏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

進其忠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

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

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

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

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於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

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

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趙從之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

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

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

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沐之所

以放殺而事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

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

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割宜陽宜陽効則上

郡絕河內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

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却韓包周則趙自

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

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輪漳據吾則兵必戰於

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忠也當今之時山

東之建國莫如趙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

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

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者何

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

畏韓魏之說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敵也秦之攻

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

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

之隔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忠也臣聞

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

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

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王外料其敵國之

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

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目中矣豈掩於衆人

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則案之諸侯

之地五倍於秦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

一西向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

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

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

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笙琴瑟之音樂五味

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

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

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群流言

之迹塞朋黨之門故魯王廣地強兵之計臣不

於前失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

從親以備畔秦令天下之將相與會於洹水之上
通質荆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
佐之韓魏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
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
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早魏塞午道趙涉河漳
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韓軍武關齊涉
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武關齊
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魏則韓軍武關
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
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備秦
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
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範圍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
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
封蘇秦為武安君俸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
繡千純以約諸侯

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
關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
一軍塞于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
一軍於成臯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涇池
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
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
遇於涇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顧大
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被
賄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官居屬於師傳不得與國謀
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
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
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
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涇池割河間以事
秦

趙王十二年楚魏王來過邯鄲
趙武靈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笑笑兮顏若春
之榮命乎命乎會與我處吳日王飲酒樂教言所夢
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納其女姓孟嘉姚甚有寵於
王是為惠后生子何
武靈王既得國子何乃變風略地欲從雲中九原直南
擊秦乃詐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
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已脫關失秦問之乃主
父也秦人大驚
主父游沙丘吳官遺章之亂被公子成及李兌圍之
不得出又不得食採爵殺食之三月餘餓死
魏王三十四年趙惠文王十八年大潦澤水溢
扁鵲過邯鄲問貴婦人即為帶下醫

魏王三十八年趙惠文王三十二年大疫
魏王四十二年惠文王三十七年河水出
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酒吏恐趙乃以魯酒易趙
厚酒秦之趙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
孝成王夢衣偏綠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
之積如山明日召筮史占之以為不祥後三日韓上
黨守背秦來獻地秦怒與趙戰於長平坑趙卒四十
萬蓋其應云
魏王五十六年孝成王七年秦國邯鄲八年楚魏來
救邯鄲圍解
荆軻遊於邯鄲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
叱之荆軻嘿然逃去遂不復會後勾踐聞軻刺秦王
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軻之術也向者吾叱之
彼以我為非人也
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子楚曰此奇貨可居買
姬獻之生子政為始皇帝不韋封文信侯
始皇十九年王翦伐趙王遷秦王如邯鄲與母家
有讎者俱殺之
二世元年楚將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
燕將因趙王武臣張耳陳餘患之有厭秦卒說燕與
趙王謀
邯鄲人數百家有祭祀別設客位祀公孫杵臼與程
嬰
邯鄲郭縱以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二年趙將李良襲邯鄲殺武臣章部兵至邯鄲從民
於河內夷其城郭
漢王三年韓信張耳擊趙趙王歇與成安君陳餘聚

兵井陘口

漢書高祖本紀十年九月代相國陳稀反上曰稀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稀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稀黃來歸者皆舍之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稀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為矣同業殺有殺世手乃封其孫樂叔於樂鄉號華成君封趙壯士四人各千戶

漢呂后元年夏五月趙王宮置臺吏

景帝二年邯鄲劉興與支

景帝五年趙王與吳楚合謀反邯鄲齊樂布引水灌城

王自殺邯鄲降

武帝太始四年趙有蛇聞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壺噓口

成帝鴻嘉四年秋河溢清河郡詔賑貸

趙王彭祖上書願晉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微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賊莫敢留邯鄲

新莽始建國二年河決之清河

天鳳二年邯鄲以北大雨水

莽改廣平國曰富昌曲梁曲周曰直斥丘曰利丘清河曰河平

王莽初邯鄲等處市長為五均量交丞五人錢府丞一人

更始元年光武至邯鄲劉林請決列人水灌城不從十二月王郎據邯鄲一名昌邯鄲人素為王相工明星嘗常以為河北有天子氣詐稱成帝子子與更始元年十二月劉林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

止於正宮立郎為天子林為丞相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于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及光武自創得邯鄲趙郡之屯其郭北門郎數出戰不利漢兵遂拔邯鄲郎走亡走道死後漢書光武武臣邯鄲溫明取奔入造林下勸郎位

光武北至中山而耿純邯鄲是時邯鄲多降郎者純人懷異心悉燒其廬舍光武聞而歎息之

光武擊劉昌賊吳漢將失騎會清陽寇恂與岑丹足清河

建武二年叔壽擊五校賊於曲梁戰殲

杜茂擊五校賊遂降廣平又同王良擊之於清河平

之

明帝永平十七年春甘霖降于清河

和帝永元七年趙國曲陽地裂

十六年四月戊午客星犯紫宮西行至昂清河王于安帝即位之兆

順帝永和四年清河郡蝗

六年二月彗星見癸未昏西北歷畢應清河劉文之亂

清河趙騰順帝時上言災變議刺朝政坐誹謗收繫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當伏法楊震張皓上疏申救帝悟減罪

蘇章有故人為清河太守行部將按其姦贓乃設酒叙懼曰人皆有一二我獨有二二章曰今日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按臧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質帝時清河人宋景以曆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

王版

桓帝建和元年清河劉文反殺國相謝嵩欲立清河王事覺伏誅

靈帝中元四年烏桓峭王等攻破清河幽州牧劉虞攻之

中元元年甘陵人反執其王以應張角

獻帝八年袁尚將沮鵠守邯鄲曹操擊破之

文叔良南陽人建安中為甘陵丞夜宿水側道人蘭裏焚未改葬叔良明循水未枯果於水側得棺半許落水叔良顧視若曰若聞人傳此吾必以為不慈遂為移殯而葬之

十年袁譚略取甘陵曹操擊走之臨清河而屯趙綱清河大姓所在為害陽平令斬之

三國志曹操至列人與袁王弘直習有颶風高二尺餘在庭中輻輳旋轉問曹操曰東方富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吏到直于果亡又有雉雉登直內

鈴柱頭鈴日到五月必遷至期直果為渤海太守廣平劉奉林術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略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中而婦漸至秋發動一如略所言

格族兄孝國居斥丘略往從之與二客會占其必死後二人飲酒醉牛驚墜車溺漳河死

魏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樂市太子數手書為請罪都尉勉助不敢擅縱具列上太子悉望免助

曲周民父病以牛為禱結應樂市都尉陳矯曰此孝子也表教之

季雍清河人以節義哀紹而降公孫瓚竟為朱靈所擒誅之

邯鄲人王烈入河東抱嶺山得二石室有素書兩卷烈不知其字不敢取諸十數字形體歸以示稽叔夜夜盡知之烈大喜仍借叔夜往失石室所在

魏黃初年清河婦化體入于水

晉武帝泰始年甘露降于清河

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

懷帝末嘉年石勒渡河攻清河等處廣平太守邵肇降

愍帝建興年張賓說石勒掠廣平諸將野殺石勒時雨雹起西河至於廣平人如雞子平地三尺

垮下土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樹木摧折不稼焉然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

穆帝永和七年石琨攻冉閔將王泰於邯鄲敗績翟真率其衆北走邯鄲

帝奕太和年清河太守賀耕叛於定陵以應翟遼

孝武太元八年慕容農及楷奔列人起兵農奔列人止於烏桓河利家乃詣烏桓張驥說之同舉大事盡

驅列人居民為士卒斬殺為兵裂裘為旗使趙秋說

屠各畢聰及劉大等各率兵數千赴之集衆至數萬

璽等因共推農為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長樂公

不使石越將兵討農衆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

結士以心今起義兵當以山河為城池何列人之足

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母摩摩越前鋒

破之向暮農鼓譟出陣於列人牙門劉木先帥壯士

四百應櫓而入農率大衆隨之大敗農兵斬首送

於垂三月慕容垂築新興城於肥鄉以置輜重

北魏太祖天興四年斥丘獻白鹿

太宗永興二年十月慕容生於清河

道武帝永始三年廣平太守遼西公元意烈與郡人

韓奇謀反賜死

太武神龜三年清河縣盜殺太守

趙準反勸動廣平諸郡

高祖延興八年清河郡獻白雉

文帝上遷都崔吉等請都邯鄲曰南有柱人東有列

人北有柏人君子不欲盜泉忘其名也遂止

清河崔為四姓之一皆衣冠所推孝文帝之

庫狄士文授員州刺史法令嚴肅吏人股戰有京兆

韋堪為員州司馬河東趙達為清河令並苛刻惟長

史有惠政時人為之語云刺史羅判政司馬蠅蟻賦

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文帝聞而嘆曰士文之暴

過於猛獸竟生此

高帝詔七姓不得自為婚清河崔氏與其二

薛仇代人為廣平太守為治暴虐皆因公事殺一家

數人民訟之將治罪遇恩卒

後魏書宣武時邯鄲置者壁寇

世宗延昌二年甘露降于清河

李波廣平人宗族強盛殘殺生民前刺史薛道標親

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標軍遂為通逃數公

私成患百姓為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

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

相州刺史李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姓三十餘人

斬於鄆市

孝靜帝武定元年車駕幸於邯鄲之西山

魏孝靜帝者清河王之子弟帝未即位時有童謠云可

憐青雀子飛入鄆城裏後果都鄆宮室未備即連禪

代

孝靜帝三年五月清河郡水連理

四年廣平郡水連理

北齊文宣帝天保年禮泉出於清河

七年廣平清河二郡盜發損田

齊後主武平三年龍見於邯鄲井中其氣五色屬天

北齊書齊後主武平四年於邯鄲製宮窮侈極麗後

宮侍御千餘人皆資衣玉食

後主高緯雅好傀儡謂之郭公時人戲為郭公歌曰

邯鄲郭公九十九伎備漸盡入磨口大兒緣高圍維

子東南走不信吾言時當看歲在西及將敗果營邯

鄲

宋遊道將還鄆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

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曰

何時節不作此聲也亦大癡

清河東有曲隄成公一姓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

語曰寧度吳會橋不歷成公曲隄宋世良守郡盜奔

他境民又謠曰曲隄雖險盜何益但有夫公自屏跡

云

隋煬帝大業年清河賊趙君德作亂

唐高祖武德二年八月黃建德陷洛州徙都之後與

秦王戰敗伏誅建德降南人少高氣俠膽力過人為

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選為二百人長同

縣孫安祖殺縣令以抵建德官司捕送建德乃入高

一五八 國書卷之五

建泊中為軍盜郡縣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區歸高士達為軍司馬士達死建德悉併其衆至十餘萬人數年間盡有河朔地乃因宗城人獻元圭建德曰夏紀元五鳳定都洛州築萬春宮居之結好王世充奉表皇奉主諡煬帝為開帝立楊政道為邸公送蕭后及南陽公主傳字文化及首于義成公主待淮安以客禮還同安公主于唐朝及世充廢王自立乃與之親武德三年唐兵圍洛陽世充遣使求救建德引精兵十餘萬救世充遣書秦王請罷兵相拒累月凌敬請渡河取懷州河陽然後論太行趨蒲津關中發駭鄭圍自解裴曹氏亦力贊之建德不從遂決戰大敗於牛口潰散劉黑闥為唐兵所獲士衆潰散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歸洛州餘衆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又欲剽掠民間還向海隅為盜善行不可於是運府庫帛於萬春宮東街以散將卒士卒散盡然後與裴矩曹氏帥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併破字文化及所得珍寶降唐秦王破洛陽以建德至長安斬之

三年四月秦王及劉武周戰於洛州敗之四年七月劉黑闥反於貝州太子建成討之黑闥敗伏誅黑闥諱南人少驍勇技藝與實建德善後為年盜轉事郡孝德李密王世充以為騎將李勣擒獻於建德署為將軍賜爵東公建德之敗諸將多盜匿庫物及暴橫為民患官吏以法繩之皆懼懼不安高祖等以命至貝州會唐徵建德故將於是謀為夏主報仇以告黑闥即定計聚衆襲據漳南為增祭告建德自稱大將軍唐淮安王神通發兵萬餘人

與黑闥戰敗於饒陽建德故將軍段唐官吏以應李諒屯宗城退保洛州黑闥擊破之洛州土豪翻城應黑闥黑闥築壇於城南告天及祭建德而後人旬日拔相州半歲間盡復建德舊地又遣使北連突厥自稱漢東王改元大造定都洛州唐使李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世民至肥鄉列營摩水上以逼之幽州總管李藝將所部兵數萬會黑闥自將兵拒之夜宿沙河程名振治賊鼓六十具於城西隄上急擊之城中地震動黑闥遽遁世民第十善等將萬人擊大敗洛水人李元威據城降世民使王君鄆守施以羅士信代之黑闥戰未決乃與李藝分營於洛水南北堅壁不出別遣奇兵及程名振絕黑闥糧道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以待之黑闥帥步騎二萬渡洛水壓唐軍而陣世民自將精騎擊其精兵破之黑闥帥衆殊死戰力不能支遂遁餘衆猶格戰守更決堰洛水大至黑闥衆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騎奔突厥合上召世民還乃以兵屬元吉無何黑闥引突厥寇山東陷瀛貝等州又殺淮陽王道元山東寇駭洛州總管王瑗棄城西走洛州縣皆叛附於黑闥旬日間盡復故地進據洛州元吉畏黑闥兵強不敢進王耳說太子建成請討黑闥軍至昌樂黑闥引兵拒之再陣皆不戰而罷黑闥食盡衆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黑闥恐城中兵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館陶渡橋衆遂大潰與數百騎亡太子遊騎將劉弘基追之黑闥奔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僞其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誘執之送詣太子併

十善斬於洛州臨刑嘆曰我幸在家鉏耒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
唐太宗貞觀三年貝州水
二十三年恩州火燒倉廩甲仗民居二百餘家
唐書韋景景傳景駿司農少卿弘機孫中明經神龍中貶肥鄉令縣北獺掠連年乏盜人苦之舊防迫清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於益南千步因高築障水至隄趾截去其北坡為隄田又雅船以梁其上而廣長橋功少費約役遂為法
元宗開元二十五年貝州蝗時有白鳥飛食之一夕而盡禾稼不傷
天寶七年詔趙郡祭趙括母及藺相如
元宗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陷廣平清河郡顏景卿率兵拒之冬十月史思明復陷清河
肅宗寶應元年僕固瑒擊史朝義於貝州
代宗大曆十年田承嗣陷洛州
德宗建中元年四月朱滔圍洛州貝州李抱真王武俊大破之是年洛州大水七月田悅反圍臨洛張伋固守馬燧李抱真營明狗山敗之於雙園圍乃解
貞元三年田昂以洛州降
十一年昭義留後王虔休及洛州刺史元誼戰於長橋又戰於難澤敗之
憲宗元和年李吉甫請任薛平節度義成軍以重兵控洛州
憲宗時田興舉六州叛籍諸吏於朝送貝州等地籍其人以獻
憲宗元和十二年洛州大水平地三尺

武宗會昌三年何弘敬權肥鄉俊平恩王元達次臨
洛王劍守洛州
武宗會昌四年昭義軍王劍以洛州降給復洛州一
年
香山九老會郡人與者二廣平劉貞年八十七清河
張渾年七十七
郡縣劉言史從王武俊獵於野雙鸞起於蒲稗間武
俊發矢斃之言史於馬上草射鸞歌謠者比之禰衡
鸞賦
張谷納郡人李嚴女為侍人號新聲常劉從諫偕
園規屬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為節度非有戰
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望齊十二州還天子去就間
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為天子
壽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顯復皆雄才傑器尚不
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權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
宜以不法終君當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
骨肉麗健兒食言訖悲涕谷內不決者三月長言泄
繼之
程休字士美廣平人房垂子翼明清河人皆師事元
德秀為門弟子見篤行傳
信宗中和年王錡取洛州
孟方立自以邢洛磁三州為昭義軍
光啓二年秦宗權陷洛州
李克用拔歸洛州
文德元年晉與孟方立爭洛州
昭宗大順元年河東將安知建以洛州叛附朱全忠
十月李克用陷洛州

景福三年李克用敗走洛州
光化元年葛從周陷洛州刺史邢善登死之
昭宗光化二年劉仁恭屠貝州去夜有鶻鷂千數飛
入帳中遂去復來
三年七月洛州大風拔木發屋李克用陷洛州執判
史朱紹宗
哀帝天祐年李嗣本下洛州李存勖敗劉鄩於貝州
孟遷拔洛州
梁均王貞明元年晉遣李存恭圍貝州
李存勖取洛州以冀建豐為刺史
二年晉圍貝州踰年乃降坑其衆三千人
龍德二年戴思遠取成安
唐莊宗二年皇甫暉圍貝州
晉出帝開運元年契丹寇貝州不利明年掠洛州
廣平府志遼主德光至臨洛見井邑荒殘笑謂燕王
曰使中國至此皆汝之罪顧張彧曰爾亦與有力
宋太祖建隆年洛州水害秋稼
三年七月洛州縣漳河決水注洛州城大雨水深二
丈
乾德二年清河盜害民田
宋郭進為洛州防禦使太祖命有司為治第於洛州
凡廳堂悉用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
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
減兒女耶其寵遇如此
四年清河盜潞民田舍
本宗太平興國年貝州貢紅鶴
四年洛州獻嘉禾

端拱二年郡縣民鄭安妻一產三男
至道元年白鶴鷄見於貝州
興宗咸平二年洛州嘉禾合穗契丹入寇掠洛州
景德元年契丹敗宋師於洛州
景德四年貝州嘉禾合穗
大中祥符七年郡縣禾兩豐合穗者二本貝州嘉禾
合穗
天禧年洛州蝗
仁宗天聖五年洛州蝗時貝州特言民析居者罰加
稅謂之罰稅
慶曆七年貝州賊王則據城反明鎮文彥博討平之
改貝州為恩州則家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
為人牧羊後謀宜殺軍為小校民俗尚妖幻習諸國
謠書言釋迦佛妻謝彌勒佛當時世則與母談時背
刺福字妖人因妄傳事信事之州吏張鸞卜吉主謀
黨與連德齊諸州遂作亂因知州張得一殺這判董
元亨司理王英等偕稱東平王國曰安陽年號德勝
旗幟皆以佛為稱城以樓為一州書名置官事聞
顯明鎮為營置安撫使討之不能克命文彥博為河
北宣撫使鎮為副穿地道夜使壯士入城賊縱火牛
官軍槍中牛鼻牛反攻賊潰遁管玉信追則擒之
餘衆保村舍者皆焚死權則送京師殲於市城凡
六十六日而敗
英宗治平元年洛州旱
神宗熙寧元年恩州河決
十年洛州漳河決注城大雨水二丈
元豐四年洛水溢壞城郭軍營

一、人、國、事、年、月、日

七年洛州大水壞田舍獨其租
晉宗紹聖元年漳河溢洛州
元符二年恩州地震
徽宗宣和三年恩州河決清河堤
宣和二年河決清河堤
欽宗靖康元年河北諸郡皆陷於金惟洛州久之乃
下
二年命張煥馬忠自恩州趨河間鑿金車
趙士路招義兵以解洛圍入城部分死守權知洛州
金人陷洛州宗澤請乘暑月遣馬擴自大名取洛州
高宗時嚴實以恩州來降
金皇統元年烏古論三合為洛州防禦使上曰卿昔
率府宗績勞苦違事朕輔佐太子宣力多矣今與名
郡所以勞卿也
海陵王天德年廣平大疫
金章宗明昌四年洛州野蟹成窟
金泰和中定女直姓氏李木德附屬望廣平
帝允濟至章年西京留守胡沙虎取洛州
車宗嘉定十年金命威州刺史武仙討石海斬之還
洛州防禦使降元復奔戰敗為成兵所殺仙威州人
貞祐初率鄉兵保威州西山附者日衆詔仙權威州
刺史與定初破石海於真定授威州刺史兼真定治
中權知府事歷遷洛州防禦使封恆山公轄中山等
九府財富兵強四年降元副史天倪治真定仙兄貴
為安國軍節度使史天祥擊之貴亦降元仙與天倪
積不相能嘗欲南走宣宗聞召之仙殺天倪復以真
定來降元遷將擊之仙奔汴京復封恆山公置府衛

州後與元兵戰敗走南陽屯雷山汴京被圍哀宗
詔仙合兵入救仙不從行乃上疏陳利害請緩全叛
將黃獨三合許以書約仙取汴州仙信之元遣兵擊
敗仙於柳河仙逃走聖宗是時哀宗走歸德遣使
間道召仙仙終不肯入援以聖宗軍食不足從軍鄉
州遣使借糧於宋史書之不得乃還順陽之使孟
琪襲仙軍仙迎擊敗之仙懼宋兵復來徙浙川之石
穴時哀宗在蔡州遣近侍賁仙赴離仙陽諸軍乘取
浙川寨雨食絕計無所出乃由荆子口東還自內鄉
將入聖宗寨聞總領楊全已降宋進退失據將士皆
散去仙乃從十八人北渡河又趨澤州為成戶所殺
十三年嚴實以洛州降於元木華黎
是年金簽洛州鄉民為兵元驅其家屬攻之不戰而
降元由威州趨黃河
理宗寶慶元年李全襲彭義斌於恩州不克
元大祖八年皇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取洛州
十五年木華黎趨洛州忽蘭開里必拘地至洛州城
甚堅李遂兒先登拔之
元世祖中統四年洛州早
至元元年洛州大水
三年洛州蝗
五年恩州大水
六年恩州蝗九月恩州遷事木
八年洛州蝗
九年九月洛州雷雨河水溢圯田廬害稼
十三年洛州水旱缺食擊之
十四年永年水死田租

十七年永年水給鈔貸之
二十二年廣平恩州旱蝗災
二十三年廣平路蝗災
二十六年廣平蝗
二十八年清河寨雨害稼
咸宗大德元年廣平路蝗
五年廣平蟲食桑七月蝗
六年六月廣平路大水
七年恩州霖雨為災
武宗至大元年廣平蟲食桑
二年廣平蝗
三年威州洛水肥鄉縣等縣旱蝗
四年廣平路霖雨傷稼
仁宗延祐五年廣平大旱
仁宗大德間論縣官曰吾感不法胥吏科數重為民
困乃命王傳巡行察之至漳河值大風雲田曳有以
孟粥進者近侍却不受帝曰昔光武嘗為敵兵所迫
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阻往往不知稼穡艱難以
致驕惰命取食之
英宗至治二年恩州水民饑疫販之禁鹽酒
泰定帝元年洛州洛水溢廣平鄆縣雨傷稼
三年廣平路蝗恩州水賑之
四年恩州蝗
致和元年廣平旱屬縣大雨雹
文宗天曆元年括馬廣平路
二年廣平恩州旱免其租
三年廣平蝗

四年太尉不花率衆剽掠廣平至是盜至其家殺之
人以爲報云

邯鄲張西巖素以文名常味鏡中燈云一池鉛汞融
其火半夜金星犯太陰膾炙人口目爲張鏡燈
至順元年賑廣平路饑五月廣平路蝗七月肥鄉雨
雹傷稼

二年恩州蟲食桑

三年廣平路蟲食桑葉盡

順帝至元三年秋潦水溢至廣平城下

至正二年賑廣平威州饑

至正中樂城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誦成
永年

七年廣平盜起

十七年四月田豐陷廣平路大掠元帥方脫脫復之

六月暑雨漳河溢廣平郡縣皆水

十八年順德守劉起祖盡驅其民走廣平廣平蝗人
相食

二十年十二月廣平路陷

二十一年蔡罕帖木兒討山東兵過邯鄲

二十八年閏七月明徐達傳友德取廣平路

明太祖洪武年山東省平章韓政兼守廣平破廣平
諸寨

十年十二月平光將軍丁玉兵至威州黃貽里降置
千戶所守之

十八年雞澤成安大水

建文帝三年燕王師次威縣與真定兵戰伏於蓋燈
之閏二月燕王至廣平郡縣官民各持牛酒來迎

英宗正統年妖人唐賽兒餘黨彭舉聚衆千餘人於
肥鄉將作亂徐敬郭諫計擒之賽兒捕入不獲其黨

張普祥餘孽彭舉等千餘人自新德至肥鄉伏旁舍
將亂人患之弗敢言諫敬人曰其狀於府守懼弗出
同知獨奇其才即委捕之諫敬其定計暮夜先以衣
物散民家垣外伴言破盜蹤跡至賊所賊不覺遂盡
獲之因同赴關英宗嘉其功詔授諫本縣主簿敬人
大學賜製衣鍍金有差

明清河任芳之清平任縣人鳴鐘鼓迎之鐘忽破破

處有赤字云若是此鐘破須待任芳坐後有政聲
威令高自卑丁祭前廟廟夢仲夫子持執入至祭日
忽聞一主覆於龕高曰此必仲夫子主也視之果然
一時咸驚異之

廣平令紀保磁州人書會試道經邑西渡漳水舟子
武姓者與其僕戲渡辱之泥汚其衣詎曰若即售未
必范茲土也紀笑而去後果以進士令廣平武叩頭
請死紀曰忘之矣置不問人服其雅量云

英宗天順八年成安大風苞拔木發屋

憲宗成化十四年御河決泛清河

十六年威縣大水

二十年成安旱

孝宗弘治二年夏成安大水

六年成縣清河大蝗

七年大旱

十四年水爲災

十五年九月地震有聲

十八年廣平縣大水漳河注肥鄉城

武宗正德二年冬夜大雪塞戶塞衝

六年流賊劉六等掠廣平攻邯鄲城幾陷河水溢浸
府城壞田稼

七年漳水注肥鄉城

世宗嘉靖二年風霾盡晦樹鳥伏地烈炬無光

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大星如斗流有聲天鼓鳴成安
大饑

六年夏大旱

七年夏成安大旱秋大蝗

八年春正月朔風霾盡晦六月大水秋大蝗邯鄲人
相食

九年七月河水潰城外二堤傷禾稼御河決泛清河

十年秋曲周進祥瓜

十五年春大饑夏大雨水填出廬冬十月星隕如雨

成安地震

十七年御河決汎清河

二十年大蝗傷禾稼

二十一年春大饑

二十三年御河決汎清河

二十五年雞澤縣學宮生連理槐

二十六年芝生於府學明倫堂夏威縣地震漳水注
肥鄉城

二十七年成安獲三足雀

二十九年威縣清河大旱

三十二年秋威縣大水

三十三年廣平縣大饑邯鄲人相食

三十四年夏成安曲周地一日三震聲如雷成安旱